

经典名著 价值阅读

# 童年·我的大学

*My childhood · My universities*

[苏] 高尔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名家名译  
经典读本  
Wordsworth  
Classics

推荐读本（全译插图版）

世界文学经典盛宴 品味纯正的经典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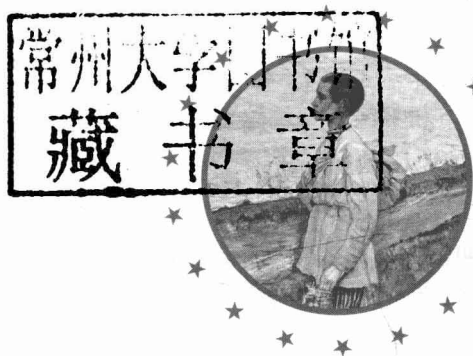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世界文学史上登峰造极的自传体小说  
一群奇特人物演绎的一幅俄国下层社会的奇妙画卷



My childhood · My universities  
童年·我的大学

[苏] 高尔基 / 著  
邹乐帆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苏] 高尔基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童年·我的大学 / (苏) 高尔基著 ; 邹乐帆译. --

沈阳 : 万卷出版公司, 2017. 9

(经典名著价值阅读)

ISBN 978-7-5470-4635-7

I. ①童… II. ①高… ②邹…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苏联 IV. ①I5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9591 号

---

出品人: 刘一秀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79 千字

印 张: 12

出版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冬梅

责任校对: 高 辉

封面设计: 宋双成

排版制作: 文贤阁

ISBN 978-7-5470-4635-7

定 价: 32.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联系电话: 0316-2516500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世界文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艺术的代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通常是以 1906 年高尔基发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小说《母亲》为标志。之后，高尔基又创作了自传性质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以及《敌人》等作品，从而被列宁誉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苏联文学的创始人之一”。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1868 年出生于俄国的下诺夫戈罗德城（苏联时代曾改名为高尔基城）。他 4 岁丧父，寄居在外祖父家，由于外祖父破产而不得不在 11 岁时开始独立谋生，当过学徒、搬运工、面包师等。1884 年，他流落到喀山，依然是在社会底层挣扎，尝遍生活艰辛，看透了人情冷暖。这些人生经历给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892 年，他开始用高尔基这个笔名发表作品，并凭借 1898 年的《随笔和短篇小说》蜚声文坛。1906 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山之作《母亲》发表，他也离开俄国到了美国、意大利，期间《童年》问世。1913 年回到祖国，1916 年《在人间》出版。1921 年，他到意大利养病，次年发

表了《我的大学》。1928年，他回到苏联，并在1934年当选首任苏联作协主席。1936年，高尔基因病去世，享年68岁。

著名的自传三部曲，就是高尔基20岁之前艰苦生活的写照。其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高尔基生活的艰辛和成长，也能对当时俄国的底层社会进行一次详尽、真实的了解，俄国人民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特点在他的笔下展露出来，使得该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视野。在《童年》中，阿廖沙（即阿列克塞的昵称）由于父亲早丧而生活在外祖父——一个濒临破产的小染坊主家里。除了他的外祖母之外，那一家的人全都自私而残忍，争吵、斗殴是家常便饭，小阿廖沙也免不了挨骂挨打。高尔基把他们称为“一家子蠢货”是毫不过分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度过了四岁到十一岁这一段童年时光，《童年》也随之结束。接着，阿廖沙早早走入社会，做过很多工作，见识到了各种各样愚蠢的小市民和“更多残忍、污秽、丑恶的事情”。在这样的环境中，阿廖沙唯一的心灵慰藉就是书籍，也因此让他产生了学习甚至进大学的念头。在《我的大学》中，阿廖沙来到了大城市喀山，他的生活依旧艰苦，“上大学”的梦想也很快破灭，而是接着在码头、面包房等地干活。但是，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群体，生活的重点不再是在愚蠢的小市民的压迫下讨生活，而是身体力行地去改变社会，所以，他参加了革命群体的活动。在《我的大学》中，他并没有读上真正的大学，但是这一段生活的历练为他日后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作用也无异于上大学。

阅读《童年》和《我的大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坚强、勇敢、有同情心和上进心的贫穷少年，如何顶住生活的种种炼狱般的磨炼生存下去，并且通过读书和思考成长的故事。他的经历是那样辛酸、不公，充满着饥饿、疼痛、委屈甚至死亡。这样的生活离我们都非常遥远，因此，我们更应该体会到当前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更能体会到知识和信念的力量，并从中获取战胜困难、刻苦学习的动力和信心。



|            |     |
|------------|-----|
| 童 年 .....  | 001 |
| 第一章 .....  | 001 |
| 第二章 .....  | 012 |
| 第三章 .....  | 027 |
| 第四章 .....  | 046 |
| 第五章 .....  | 061 |
| 第六章 .....  | 077 |
| 第七章 .....  | 086 |
| 第八章 .....  | 099 |
| 第九章 .....  | 118 |
| 第十章 .....  | 136 |
| 第十一章 ..... | 158 |
| 第十二章 ..... | 183 |
| 第十三章 ..... | 206 |
| 我的大学 ..... | 225 |

# 童 年

## 第一章

一个幽暗、狭窄的小房间内，我的父亲躺在窗下地板上，穿着白色的衣裳，身子拉得很长；他光着脚，脚趾怪异地张开着，那双可亲的手安静地放在他的胸口，手指头也弯曲着；他那双快乐的眼睛紧闭着，铜钱在上面留下两个黑色圆圈<sup>①</sup>；他和善的脸孔乌青发黑，龇牙咧嘴得很疹人。

母亲仅仅穿着一条红裙子跪在那里，用那把我常拿来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又软又长的头发认真地梳到脑后。她一直自言自语说着什么，声音低沉、沙哑，她那浅灰色的眼睛已经哭肿了，但依然像融化了似的不断大滴大滴地流着眼泪。

外婆正在拉着我的手，她圆滚滚的，长着大脑袋、大眼睛和一个滑稽可笑的松弛的鼻子。她身穿黑衣，看起来软乎乎的。外婆也在哭，但哭声比较别致，和母亲的哭声彼此呼应。她全身颤

---

<sup>①</sup> 西方人死后要在眼睛上放两枚铜钱，传说是送给冥河上船夫的摆渡钱。

抖着，总是把我往父亲身边推，但我扭动着身子老往她身后躲，我感到害怕，浑身都不自在。

之前我从没有见过大人哭，也不理解外婆不停说着的话是什么意思：“跟你父亲道个别吧，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可怜啊，他还这么年轻就死去了，还不到年纪啊……”

我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现在才能下地活动。我清楚记得，在我患病期间，父亲本来每天高高兴兴地照看我，忽然就看不到他了<sup>①</sup>，之后，怪里怪气的外婆就来照顾我了。

“您是从哪儿走过来的？”我问外婆。

“我是从尼日尼<sup>②</sup>坐船来的，水上可没法走，小鬼！”外婆回答说。

她的话听起来真可笑，我觉得莫名其妙。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住着一个卖羊皮的黄种人，他是加尔梅克族<sup>③</sup>的老头。骑着楼梯的栏杆可以像滑梯一样滑下去，要是不小心摔下来就会翻着跟头往下滚。这些事儿我都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这些跟水有什么关系呢？太可笑了。

“为什么叫我小鬼呢？”

“因为你话很多又淘气。”外婆笑着对我说。外婆说话时亲切、热情、有条不紊，从第一次见面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但是现在我只想让她赶快离开这个小屋。

母亲让我心情压抑，她的眼泪和哭泣声让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惶恐，因为我还是头一次见她这副样子。她一向是个严肃的

---

① 高尔基三岁时染上伏尔加河下游肆虐的霍乱，他的父亲马克西姆照顾他时被感染，因此过世。

② 尼日尼：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的简称。在俄语中，“尼日尼”是“下面”的意思，所以阿廖沙误会外婆是从下面来的。

③ 加尔梅克族：俄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

人，话很少。她个子高大、身体结实、两手有力，每天都打扮得干净整齐。但是眼下，她整个人都浮肿了，头发披散着，衣服凌乱不堪。过去她端端正正盘在头顶的秀发，像戴了一顶漂亮的大帽子，如今有的乱糟糟地遮挡在脸上，有的披在裸露的肩膀上，另一半则辮成了辮子，在父亲那张沉睡的脸上不停摇摇摆摆。我在屋子里站很久了，母亲一次都没有看过我。她一直在帮父亲梳头，泣不成声。

几个穿黑色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出现在门口，向屋里张望一下后，那个巡警气鼓鼓地喊道：“快点抬走！”

窗户上挂着的是一块黑色的大披巾，那就是我们的窗帘。风一吹，披巾鼓起来仿佛一张船帆。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小帆船，突然雷声响起来，父亲笑着用双腿牢牢夹住我，大声喊：“别害怕，没关系的！”

这个时候，母亲忽然用尽所有力气站了起来，但是没站稳，仰面摔倒，头发披散在地板上。她紧闭着双眼，那张原本苍白的脸变成了铁青色。她像父亲那样咧着嘴说道：“快点关上门，把阿列克赛弄走！”

外婆赶紧把我推到一边，跑到了屋外，大喊道：“亲爱的邻居们，不必惊慌，也无须多管人家的闲事，看在基督的分儿上，你们尽早离开这儿吧！这儿没有霍乱，只是女人马上要生产了。邻居们，发发善心，尽早离开吧！”

我藏在箱子后面的黑暗的角落中，在那儿，我看到在地板上躺着的母亲，她不断扭曲着身体，嘴里不断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听见她的牙齿在吱吱作响。外婆在她的身旁爬来爬去，不断地安慰着母亲。外婆的声音听上去又体贴又温柔：“瓦莉莎，圣母保佑你，为了这个孩子，坚持住！”我感到特别害怕。就在父亲的身边，母亲与外婆在地板上开始忙碌起来。有的时候会碰触

到父亲的身体，她们便又是痛哭，又是呼喊。然而，我的父亲一直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在那里，外婆和母亲忙活了好长时间，母亲站起来好多次，但又立时躺了下去；外婆如同一个柔软的黑色大皮球，时不时地跑到屋外，没多久又跑了回来。后来，黑暗中传来婴儿的哭声。“谢天谢地！”外婆说，“是个男孩！”

这之后，外婆点燃了蜡烛。我应该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不记得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我的记忆中仅存的第二个印象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荒凉公墓的一个角落，我正站在又滑又粘脚的小丘上看着墓穴。那个墓穴里放着父亲的棺材，墓穴的底部有一些积水，有几只青蛙躲在水中。米黄色的棺材盖上也有两只青蛙。在父亲的墓穴前，除了我之外，还有外婆、浑身被雨淋湿的巡警和两个乡下人。那两个乡下人手里拿着铁锹，满脸的不耐烦。大家身上沾满了细小的珍珠似的雨滴。“开始封土吧。”巡警说，并退到一旁去。外婆用头巾下角捂着脸哭起来。那两个乡下人躬下身子，急急忙忙地给墓穴封土，土块把墓穴里的积水打得啪啪作响。蹲在棺材盖上的青蛙匆忙跳下来，刚要往穴壁上跳，马上就被土块打落到墓穴底部去了。“你离远一点儿，孩子。”外婆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我挣脱了她的手，固执地站在那里。“真是拿你没办法，上帝啊！”不知外婆是在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低着头，一言不发。直到墓穴被填平，她还那样站着。那两个乡下人用铁锹重重地拍打着坟墓上的泥土。忽然起风了，雨停了。外婆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远处的一座教堂前，这里有许多深色的十字架。“你怎么不哭啊？”她领我走出墓地的围墙，问道，“你应该哭啊！”“我哭不出来。”我答道。“哼，哭不出来，这样可不好。”外婆轻声对我说。这种事说来令人奇怪，我很少哭，只有受了委屈我才哭，因为疼痛我是从来不哭的。我哭鼻子的时候，父亲总是笑话我，而我母亲却

大声斥责我：“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上，街道两旁的房屋是暗红色的。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墓穴里的青蛙，便问外婆：“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不，爬不出来，”外婆摇头，“愿上帝保佑它们。”

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没有人会像外婆这样一说话就一定会提到上帝，好像她跟上帝是亲戚。几天以后，我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搭上了轮船。我们坐在狭小的船舱里，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马克西姆夭折了，躺在船舱一角的小桌上，身上裹着白布，外面扎着红带子。我趴在包袱和箱子上，从轮船的小窗朝外张望，小窗圆圆鼓鼓的，好像是马的眼睛。湿漉漉的窗玻璃外，污浊的河水翻着泡沫，哗哗地流去，时而翻起浪花，拍打着玻璃窗。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朝后躲，跳到地板上。“别怕！”外婆对我说，她用柔和的双手轻轻抱起我，又把我放回到包袱上。河面上升起潮湿的浓雾，灰蒙蒙的。远方偶尔显现出黑黝黝的土地，不一会儿又消失在浓雾和河水里了。母亲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动不动。她两手抱在脑后，身子倚着舱壁，木讷地站着。她的脸色暗淡，呈铁青色，两眼紧闭着。她一直沉默不语，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陌生人。我觉得连她身上的衣服都令我感到陌生。外婆多次轻声劝她：“瓦莉娅，吃点东西吧，少吃点儿，好不好？”我母亲对外婆的关心置若罔闻。外婆跟我说话时像说悄悄话，同我母亲说话声音高一些，但总是小心翼翼、怯生生的，而且话很少。我觉得她是害怕我母亲，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对外婆更亲近了。“萨拉多夫，那个水手呢？”母亲忽然愤怒地叫道。我听不懂她的话，我不明白什么萨拉多夫和水手。这时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他一身黑衣打扮，手里拿着个木匣子。外婆接过木匣，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可是她太胖了，

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狭窄的舱门。“瞧瞧你，妈妈！”母亲叫了一声，抢过木匣，她们俩走了。我留在船舱里，悄悄打量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啊，小弟弟死了，是不是？”

“你是谁啊？”

“我是个水手。”

“那萨拉托夫是谁？”

“萨拉托夫是城市的名字，你朝窗外看看，就是这个城市！”

窗外的大地在浮动，地面上雾气腾腾，远处的悬崖峭壁从我这的角度看来好像一大块刚刚切下来的面包。“你知道我外婆在哪儿吗？”

“去埋葬外孙了。”那个水手叹息了一声。

“要把他埋在地下？”我好奇地问。

“当然埋在地下了。”水手摸了摸我乱糟糟的头发。

我对水手说安葬我父亲的时候有几只活青蛙被埋在墓穴里了。水手弯下腰把我抱在怀里，亲了一下我的脸颊。“唉，小兄弟，你现在还小，什么也不懂。”水手说，“青蛙没什么好可怜的，有上帝保佑它们呢。你该可怜你母亲才是，你看她被不幸的命运折磨成什么样了！”

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尖叫起来。我事先已经知道这是轮船，所以听见汽笛声并不惊慌，但是那水手却匆忙把我放在地板上，转身向外跑去，只说了一句：“得快点跑。”

这时，我也急忙向外跑去。我跑到舱门外面。狭窄的过道里光线灰暗，连个人影也不见。距离舱门不远的地方，镶在阶梯踏板上的铜片闪闪发光。我向上望去，只见人们有的背着行李、有的提着包袱。很明显，乘客们正在纷纷下船。我想，我也应该和他们一块儿下船。然而，当我跟随一群男人走过去，走到船舷上的踏板舱前的时候，人们都冲我喊叫起来：“这是谁的孩子？你

是谁的孩子？”“我不知道。”

这时，人们把我拉来拉去，盘问了好长时间。最后，那位黑衣打扮的水手走了过来。他把我抱起来对大家解释说：“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自己从船舱里跑出来了。”

他急速地把我送回船舱，并把我甩到包袱上，临走时他伸出一个手指吓唬我说：“再乱跑我就打你。”

头顶上的喧哗声渐渐平静下来，轮船也安静平稳下来。船舱的小窗好像被一堵潮湿的墙挡住了。船舱里变得漆黑一片，让人透不过气来。包袱也仿佛膨胀起来不时地挤压着我。我对这一切恐惧极了。难道就这样把我自己遗弃在这空荡荡的船上吗？

我来到舱门口，但是舱门打不开，门上的铜把手怎么都拧不动。我拿起一瓶牛奶，使劲朝门把手扔去。奶瓶砸碎了，牛奶溅了我一腿，顺势流进我的靴子里。因为失败我懊恼极了，趴在行李上小声哭起来，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轮船拍水的声音依然在响，船体也在不停抖动。舱里的小窗户像太阳一样明亮。外婆坐在我身边，一边梳头，一边皱着眉头嘟哝着什么。她的头发非常浓密，盖住了她的双肩、胸脯和膝盖，一直拖到地面，乌黑之中透着蓝光。她一只手托起头发，另一只手使劲地把稀齿的木梳子梳进厚厚的发丝里。她撇着嘴，两只黑眼睛气鼓鼓地发着光，她那张圆圆的脸在浓密的头发衬托下显得小巧起来，看起来很可笑。

今天外婆看起来很凶，但是当我问她为什么有这么长的头发时，她还是用以往那种温柔的声音说：“显然是上帝惩罚我呢。上帝说，你就使劲梳去吧，这该死的头发！年轻时我常常炫耀这一头秀发，现在老了却想要诅咒它！你接着睡觉吧，天亮还早着呢。”

“我睡不着了！”“好，不想睡就不睡了。”外婆温和地笑着

说。她又继续辫辫子，一面抬眼朝长沙发上瞧了瞧。母亲仰面睡在长沙发上，身子绷得像弦一样直。“你昨天怎么把奶瓶打碎了？悄悄告诉我。”

她说得温和亲切，说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我也听清了每个字。她笑的时候，黑眼珠发亮，闪出一种难以表达的快乐。她牙齿洁白，面孔虽然有点黑，可依然显得很年轻。最不协调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鼻子了。她闻鼻烟，鼻烟壶是黑色的，而且镶着银饰。尽管外婆身上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可是从她的眼睛里却能看出她的心中闪烁着燃烧不熄的、开心的、温暖的光芒。她弯着腰，差一点就是驼背，身子很肥硕，但是跑起来却轻盈灵活，就像一只大猫咪似的，她柔软的身子也和可爱的猫咪一样。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不仅给我带来了光明，还使我周围的东西也披上了美丽的光环。

她永远是那么和蔼，善解人意，我在心里把她当成最好的朋友。

她无私的爱滋润着我，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能获得勇气和力量。

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行着。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初那美好的日子。天气一直很晴朗，我和外婆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待在甲板上。在明朗的天空下面，秋天给伏尔加河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使它看起来像绸缎似的。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慢慢地行驶着。轮片打击着蓝灰色的河水，发出隆隆的响声。船尾一条长长的缆绳拖着一条驳船。灰色的驳船慢悠悠的，活像一只土鳖。太阳在伏尔加河上空不声不响地浮动着，四周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更新，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的华贵着装。河两岸耸立着城市、乡村，远远望去好像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金黄色的秋叶在河面上漂浮

着。“你快瞧，多好看啊！”外婆不时地对我说，她在船两侧的甲板上跑来跑去，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大大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她着迷地欣赏着河岸的美景，以至于常常忘记了我在她身旁。她站在甲板上，两手抱在胸前，微笑着却沉默不语，她的眼里含着亮晶晶的泪花。这时，我拽拽她那印花布的黑裙子。她抖动了一下，好像我吓了她一跳：“我像是在做梦呢。”

“您怎么哭了？”

“好孩子，我哭是因为我高兴，也是因为我老了，”外婆微笑着说，“我老了，我已经在这世上活过了六十个春秋啦。”

接着，她闻了一会儿鼻烟，开始给我讲故事。她讲的故事总是那样有趣：有善良的强盗、有圣徒、有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外婆给我讲故事的时候声音很轻，一副很神秘的样子。她俯下身来看着我的脸，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要向我心里注入一种兴奋的力量。她讲的故事委婉动人，引人入胜，让我百听不厌。我总是听完一个后便请求她：“再讲一个吧。”

“好吧，再讲一个：灶神老头儿坐进炉灶底下的空洞里。他被食物扎伤了脚，一瘸一拐地哼哼唧唧地叫着：‘哎哟哟，小老鼠，好疼哟，哎哟哟，小老鼠，我受不了啦！’”外婆抬起一只脚，用两手抱着它，悬空摇晃着，可笑地皱着眉头仿佛她真的感到疼痛难忍。那些留着大胡子的水手们站在四周边听边笑，夸奖外婆讲得好，纷纷请求道：“好，老婆婆，再讲一个吧。”

后来水手们说：“走吧，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的时候，水手们拿出伏特加酒招待外婆，偷偷给我吃西瓜和香瓜。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轮船上有一个很严厉的人，他禁止人们吃瓜果，他看见谁吃瓜果就夺过来扔到河里去。这人的穿戴很像巡警，衣服上有一排铜纽扣，老是喝得醉醺醺的，所有的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我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即便

是来了也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她一直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她身材高大但很匀称，脸色暗淡犹如铁青色，浅黄的发辫盘在头上，宛如沉重的王冠。她全身结实有力，我每次回忆起来，总觉得她身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她那双直率的灰眼睛跟外婆的眼睛一样大，冷冷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有一次，母亲生气地对外婆说：“人家在嘲笑您，妈妈。”“上帝保佑他们。”外婆坦然地答道，“让他们嘲笑吧，随他们的便，让他们笑个够吧！”

我至今还记得，外婆远远望见尼日尼时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起来。她拉着我的手匆忙地把我推到船栏旁，大声喊道：“快看，快看，多美啊！就在那儿，天哪，那就是尼日尼，美得像天堂。你瞧那些教堂，就好像是空中楼阁。”

她又去请求我母亲，带着哭腔：“瓦莉娅，你过来看一眼好吗？你大概把这些地方都忘了，你看了一定会开心的。”

母亲无奈地笑了一下。轮船在河中央停了下来，正对着这座美丽的城市。船只在河面上鳞次栉比。这时，一只挤满人的大木船朝我们靠过来。有人用钩杆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挨个登上甲板。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他飞快地走来，一身黑衣打扮，鹰钩鼻子，黄色的胡须，一对绿豆似的眼睛。“爸爸！”我母亲悲痛而又响亮地喊了一声就扑倒在这个小老头的怀里。小老头抱着她的头，用赤红的小手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脸，尖声叫道：“你这傻孩子，怎么啦？哎哟哟，瞧你瞧你，唉，你们这些人呀。”

外婆高兴极了，一会儿亲亲这个，一会儿亲亲那个，转来转去像陀螺似的。这时她把我推到大人面前，急匆匆地说：“快点过来，这是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娜达丽娅舅妈，这是两位表哥，都叫萨沙，表姐卡捷琳娜。这些都是咱家的人，你瞧有多少。”

外公关切地询问：“你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外婆同他一连接了三个吻。外公把我从拥挤的人群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这孩子是谁的？”

“我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是从船舱里跑出来的。”“他说什么？”外公问我母亲，母亲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推开我说：“颧骨长得像他爸，快上木船吧！”

于是我们纷纷登上木船，不久后到了岸边。下船以后，我们排着队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走向山上，坡道两旁长满了枯萎的野草，野草上有人踩过的痕迹。外公和我母亲走在最前头。外公个子很矮，只到我母亲肩头，他迈着很快的小碎步。我母亲俯视着他，同他并排走着，就像飘在半空一样。两个舅舅跟在他们后面默不作声。米哈伊尔舅舅梳着光溜溜的黑头发，雅科夫舅舅瘦得像外公一样，他的头发是淡黄色的；还有几个胖女人，穿着很鲜艳的衣服；六个孩子年龄都比我大，都很安静，不爱吵闹。我走在外婆和娜达丽娅舅妈身边，娜达丽娅个子矮小，脸色苍白，蓝眼睛，挺着大肚子，她不时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说：“哎哟，我走不动了。”

“你怎么也跟来了？”外婆生气地埋怨着，“真是笨到家了！”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对他们都没有好感。在他们中间我感觉自己是个外人，就连外婆也显得微不足道，她似乎疏远了我。我尤其不喜欢外公，当时就感觉到他对我不太欢迎，我悄悄地注意他的一举一动，对他又好奇又害怕。我们来到斜坡顶端，我看到有一所矮小的平房紧靠着右边的山坡。从这座平房看去，一条街道通向远处。这座房子涂着粉红色的油漆，油漆涂得很不均匀。房盖很矮小，窗子向外突出。从外面看房子显得很大，但屋里隔成了狭小的房间，光线幽暗，很拥挤。仿佛是一艘停靠在码头的轮船。到处是脸色阴沉的人们，孩子们像一群偷偷觅食的